



导演周小倩感叹用沪语排演《长恨歌》就像重新接触了一个戏。

除了语言的味道不同，上海话和普通话版排戏的节奏也很不一样。“比如有时候上海话会带来拖音，它就跟我心中普通话的那种干净利落会不一样。比如对于某件事情，它干净利落的东西，好像变得温柔起来了，而且有点暧昧了。”

事实上，这种不一样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就是方言的魅力。作为一座移民城市，上海话受到天南地北不同方言甚至外语的影响，上海方言也在与外界的交往中不断发展变化。“其实上海的话剧舞台很早就有方言和沪语演出的传统。”钱程介绍道，“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上海滑稽剧团曾经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前身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四团——上海滑稽剧团的前身蜜蜂滑稽剧团，由姚慕双、周柏春两位大师领衔，当时黄佐临先生把蜜蜂剧团招募麾下，成为了四团，一团二团是演话剧的，三团是演方言话剧的，四团是演滑稽的。佐临先生希望艺术品种相对来说比较齐全以后，能够和世界上优秀的艺术团体艺术交流。现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是以普通话为主要语言的。所以这一次，上话制作上海话版《长恨歌》也算是还了佐临院长的一个心愿。”同时，这一次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上海话版本的舞台剧也希望通过演员们

的生动演绎，传播标准的上海话，传承地道的上海地域文化，呼吁更多人重视传承和保护上海话。

沪语戏剧，繁花盛开。从多年前有关人士积极呼吁“传承上海话”，到如今沪语文艺层出不穷，有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这中间所走过的道路，正体现了一种“文化自信”的回归。事实上，近年来沪语戏剧的方兴未艾不是个例，方言戏剧正在各地兴起。一些优秀作品比如陕西话的《白鹿原》、粤语的《南海十三郎》、上海话的《繁花》、四川话的《茶馆》等还在全国巡演。虽然外地观众需要通过字幕看完全剧，但方言的使用并没有造成受众面的狭窄与地域的隔阂，相反因为地域文化的凸显，使得角色语言生动富有变化，还起到塑造人物性格特征的作用，并以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加大了对其他地方观众的吸引力。对于方言，资深沪语研究者钱乃荣教授表示：“著名文学家胡适1925年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方言有人性中的神。上海话是上海人从自己心底灵魂中发出的独特的声音。语言本身就是文化，上海话是一座可深度开采的文化宝藏。”